梁谿漫志/卷09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梁谿漫志

◀上一卷

卷九

下一卷▶

劉高尚事

劉高尚者濱州安定人，家世為農，生九歲不茹葷。後稍稍不語，問以事則書而對，其語初若不可曉，已而輒驗。家人為築別室以居，久之言皆響應，遠近以為神，聲聞京師，徽宗三使往聘之，辭疾不奉詔。宣和間賜號高尚處士，而建觀以居其徒，因以其號名之。靖康之擾，棣人白其守使迎高尚，守具安車邀之，不至。一日棄濱而來，濱人大恐，後二日濱州兵叛，屠其城。高尚至棣，棣人喜，守為掃郵傳，供帳以舍之。高尚見之笑去，乃即城隅治舍水傍。濱人或持金帛攜家室以就其廬者，人往往笑之，既而敵騎大至，城且陷，人之死於兵者以萬數，而火不及其居，就之者果賴以免。敵人見高尚皆下馬羅拜，不敢入其裏，高尚嘗有言曰：世之人以嗜欲殺身，以貨財殺子孫，以政事殺人，以學問文章殺天下。後世識者尊為名言，鏤板以傳。竹坡周少隱既為之傳，又推廣其言，而為之說曰：此佛、菩薩、老聃、莊周之徒所以敕溺起死還真之論，豈區區為世俗言語文章者所能至哉？夫畏途者十殺一人則父子兄弟相戒，必盛卒徒而後敢出焉。至於衽席之上，飲食之間，其禍有甚於畏途者而不知戒，則是終不知嗜欲之能殺身矣。黷貨嗜利之士食厚祿而取民財，雖喪亡之禍僅免其身，而千金之產不足以供不肖子一醉之費，人禍天殃不在其身而在其後，則貨財豈不足以殺其子孫哉？秦自商鞅之事孝公始用刑名，而李斯之事始皇，趙高之事二世，皆以是道，百年之間天下之人不死於刑而死於兵蓋不知其幾

千百萬。桑弘羊開利說以中主欲，不過欲自售一身而已，禍流後世，至唐宇文融、皇甫鎛之徒皆用其說以取尊位，而天下自是數蒙誅求之禍，其殺人固無異於以梃與刃。行政之弊一至於是，豈不痛哉！昔人有欲注《周易》與《本草》者，或勸其注《本草》曰：注《本草》誤不過殺一人，注《周易》而誤則其禍道也大矣。不然孟子之辟楊墨，子雲之詆申韓，退之之斥佛老，其憂天下後世之意何其深且切哉！後世斷章析句、背正失理之學興，其徒從而和之，更相標榜，迭相師授，以盜名聲而取富貴，寢不可救，豈非至人之前知，知其必有斯禍而為是說乎？紫芝聞先生之言，嘗私竊以為嗜欲之殺身，貨財之殺子孫與夫政事之殺人三者，人猶得而知之。若夫學問文章殺天下後世，則周公孔子之言也。先生農家子，未嘗讀書事師而有是言，豈神仙中之知道者乎？此與夫熊經鳥伸，吐故納新，區區積歲月之功而欲著名於仙籍者固有間矣。

事有專驗於一數

天下事固莫不有數，然士大夫或有終身專驗於一數者，殆不可曉。韓康公行第三，發解、過省、殿試皆第三，以元祐三年三月薨，皆三數，故蘇子容作挽詩云：三登慶曆三人第，四入熙寧四輔尊。何清源第五，微時從人筮窮達，其人云：公不第五？何曰：然。其人拊掌大笑，連稱奇絕，因曰：公凡遇五即有喜慶。何以熙寧五年鄉薦餘中榜，第五人及第，五十五歲隨龍，崇寧五年拜相，每遷官或生子非五年即五月或五日，其驗如此。二事不知何故，深於數者必能知之。

譚命

近世士大夫多喜譚命，往往自能推步，有精絕者。予嘗見人言日者閱人命，蓋未始見年月日時同者，縱有一二必唱言於人以為異。嘗略計之，若生時無同者，則一時生一人，一日當生十二人，以歲計之，則有四千三百二十人，以一甲子計之，止有二十五萬九千二百人而已。今隻以一大郡計其戶口之數，尚不減數十萬，況舉天下之大，自王公大人以至小民，何啻億兆，雖明於數者有不能歷算，則生時同者必不為少矣。其間王公大人始生之時則必有庶民同時而生者，又何貴賤貧富之不同也？此說似有理，予不曉命術，姑記之以俟深於五行者折衷焉。

江陰士人強記

江陰士人葛君忘其名，強記絕人，嘗謁郡守，至客次，一官人已先在，意象軒驁，葛敝

衣子子來揖之，殊不顧。葛心不平，坐良久謂之曰：君謁太守亦有銜袖之文乎？其人曰：然。葛請觀之，其人素自負，出以示，葛疾讀一過即以還之，曰：大好。斯須見守，俱白事畢，葛復前曰：某骯髒之文，此官人竊為己有，適以為贄者是也。使君或不信，某請誦之。即抗聲誦其文，不差一字，四座皆愕。視此人且雜靳之，其人出不意，無以自解，倉皇卻退，歸而慚恚得疾，幾死。葛浮沉閭里間，家傍有民張染肆，置簿書識其目，葛嘗被酒偶坐其肆，信手翻閱。一夕民家火作，凡所有之物並文書皆燼焉。物主競來索數倍債償，民無以質驗，憂撓不知所出，其子謀諸父曰：吾聞里中葛秀才天性能記，渠昨過吾家，嘗閱此籍，或能記憶，盍以情叩乎？即日父子詣葛，言其狀，葛笑曰：汝家張染肆，且吾何從知其數邪？民拜且泣，葛又笑曰：汝以壺酒來，當能知之。民喜，亟歸攜酒餚至，葛飲畢，命取紙筆為疏，某月某日某人染某物若干，某月某日某人染某物若干，凡數百條，所書月日、姓氏、名色、丈尺無毫髮差。民持歸呼物主，讀以示之，皆叩頭駭伏。胡蒼梧記張文定諸公取相國寺前染簿，各記十版，此或出於用意，故能默識，非若葛之無心而然。信天稟記問不可及也，邦人至今談其事云。

《本草》誤

張文潛好食蟹，晚苦風痹，然嗜蟹如故，至剔其肉，滿貯巨杯而食之。嘗作詩云：世言蟹毒甚，過食風乃乘。風淫為末疾，能敗股與肱。我讀《本草》書，美惡未有憑。筋絕不可理，蟹續牢如絙。骨萎用蟹補，可使無騫崩。凡風待火出，熱甚風乃騰。中炎若遇蟹，其快如霜冰。欲傳未必妄，但恐殊愛憎。《本草》起東漢，要之出賢能。雖失諒不遠，堯蹠終殊稱。書生自信書，俚說徒營營。文潛為此詩殆嗜蟹之僻而為之辯耶？抑真信《本草》也。如河豚之目並其子凡血皆有毒，食者每剔去之，其肉則洗滌數十過，俟色如雪方敢烹。故侮聖俞詩云：烹魨苟失所，入喉為鍥鉚。而《大觀本草》乃云：河豚性溫無毒。所謂注《本草》誤而能殺人者，殆此類邪？

張文潛《粥記》

張文潛《粥記贈潘邠老》云：張安道每晨起，食粥一大碗，空腹胃虛，穀氣便作，所補不細，又極柔膩，與髓腑相得，最為飲食之良妙。齊和尚說山中僧每將旦一粥，甚係利害，如或不食，則終日覺髓腑燥渴，蓋能暢胃氣，生津液也。今勸人每日食粥，以為養生之要，必大笑。大抵養性命，求安樂，亦無深遠難知之事，正在寢食之間耳。或者讀之，果笑文潛之說。然予觀《史記》陽虛侯相趙章病，太倉公診其脈曰：法五日死。後十日乃死，所以過期者，其人嗜粥，故中藏實，中藏實故過期。師言曰：安穀者過期，

不安穀者不及期。由是觀之，則文潛之言又似有證。後又見東坡一帖云：夜坐饑甚，吳子野勸食白粥，云能推陳致新，利膈養胃，僧家五更食粥，良有以也。粥既快美，粥後一覺，尤不可說，尤不可說。

著書稱謂

古人文字間於輩行稱謂極嚴，凡視子猶父者則名之，馬大年嘗論退之作詩，名「籍徹」而字「東野」，則知東野乃其友、而籍徹輩則弟子也。大觀政和間有達官著書於歐陽叔弼、蘇叔黨，皆直名之，如曰「予見棐言」，又曰「子見過當問之」之類，此達官於六一、東坡既非輩行，以前輩著書之法觀之，恐不當名其子也。

作字提筆法

陳寺丞（昱）閑樂先生伯修之子也，少好學書，嘗於閑樂枕屏效米元章筆跡，書少陵詩。一日元章過閑樂，見而驚焉，閑樂命出拜，元章即使之書，喜甚，因授以作字提筆之法，曰：以腕著紙，則筆端有指力無臂力也。陳問曰：提筆亦可作小楷乎？元章笑，因顧小史索紙書其所作《進黼扆讚表》，筆畫端謹，字如蠅頭，而位置規橅皆若大字，父子相顧歎服。因請其法，元章曰：此無他，惟自今已往每作字時不可一字不提筆，久久當目熟矣。

何秘監語

蜀人何道夫秘監（耕）常言一切世間虛幻留之不住，將之不去，士大夫惟當做留得住將得去底事耳。又云官不必高，但願衣冠不絕，而常為士類；家不必富，但願衣食粗足，而可以及人。道夫平生香火禱祈每及於此，樂善者鏤版以傳其言。道夫仕宦得任子思，輒先及猶子，既歿，三子澤皆不及，已而德彥、德固聯登淳熙丁未進士第。紹熙庚戌德方亦決科，識者知其為善之報焉。

官戶雜戶

律文有官戶、雜戶、良人之名，今固無此色人，讞議者已不用此律。然人罕知其故，按唐製凡反逆相坐沒其家為官奴婢，反逆家男女及奴婢沒家皆謂之官奴婢，男年十四以下者配司農，十五以上者以其年長令遠京邑，配嶺南為城奴也。一免為番戶，再免為雜戶，

三免為良人，皆因赦宥所及則免之。凡免皆因恩言之，得降一等、二等或直入良人，諸律令格式有言官戶者是番戶、雜戶之總號，非謂別有一色，蓋本於此。

惟揚澄江

古今稱揚州為惟揚，蓋掇取《禹貢》「淮海惟揚州」之語，然此二字殊無義理，若謂可用，則他州亦可稱惟徐、惟青之類矣。又多以江陰為澄江，意取謝元暉 「靜如練」之句，然元暉作詩初不指此地而言也。滁州環城多山，故《醉翁亭記》首言「環滁皆山也」，流俗至以環滁目是邦，此尤可笑。

戚氏詞

程子山（敦厚）舍人跋東坡《滿庭芳》詞云：予聞之蘇仲虎云：一日有傳此詞以為先生作，東坡笑曰：吾文章肯以藻繪一香篆槃乎？然觀其間如「畫堂別是風光」及「十指露」之語，誠非先生肯云。子山之說固人所共曉。予嘗怪李端叔謂東坡在中山，歌者欲試東坡倉卒之才，於其側歌戚氏，坡笑而領之，邂逅方論穆天子事，頗摘其虛誕，遂資以應之，隨聲隨寫歌，竟篇才點定五六字，坐中隨聲擊節，終席不間他辭，亦不容別進一語。臨分曰：足以為中山一時盛事。然予觀其詞有曰：玉龜山東皇靈，媲統群仙。又云：爭解繡勒香韉。又云：鑾輅駐蹕。又云：肆華筵，間作脆管鳴弦，宛若帝所鈞天。又云：盡倒瓊壺酒，獻金鼎藥，固大椿年。又云：浩歌暢飲，回首塵寰爛漫，遊五輦東還。東坡禦風騎氣，下筆真神仙語，此等鄙俚猥俗之詞殆是教坊倡優所為，雖東坡灶下老婢亦不作此語，而顧稱譽若此，豈果端叔之言邪？恐疑誤，後人不可以不辨。

薛能詩

野史雜說多有得之傳聞，初未嘗考究其實而相承以為然者。世傳秦宗權始為薛能吏，坐法笞背，薛因唱云：素脊鳴秋杖。良久不繼，因幕吏白事，續云：烏靴響暮廳。乃命決行。其後宗權起兵，首捕薛，令舉前詩，因又續云：刃飛三赤雪，白日落文星。遂害之。按《唐史》廣明元年九月忠武大將周岌逐其節度使薛能，能將奔襄陽，亂兵追殺之。先是軍未變，泰宗權以許牙將調發至蔡，聞能死許州亂，託云赴難，募蔡兵，遂逐刺史，據其城，因以宗權為蔡州刺史。然則能死於許州時宗權自在蔡州，安有聯詩被害之事邪？雜說中如此類甚多，殆不勝掊擊也。

陳子車殉葬

《檀弓》陳子車死於衛，其妻與其家大夫謀以殉葬，定而後陳子亢至，以告曰：「夫子疾莫養於下，請以殉葬。」子亢曰：「以殉葬非禮也，雖然，則彼疾當養者孰若妻與宰？得已則吾欲已，不得已則吾欲以二子者之為之也。」於是弗果用。耶律德光之母述律左右有過者多送木葉山，殺於阿保機墓隧中，曰：「為我見先帝於地下。」後以事怒大將趙思溫，使送木葉山，思溫辭不肯行。述律曰：「汝先帝親信，安得不往見之？」思溫對曰：「親莫如后，后何不行？」述律曰：「我本欲從先帝於地下，以子幼國中多故未能也，然可斷吾一臂以送之。左右切諫，乃斷其一腕，而釋思溫不殺。」此二事略同，思溫雖本中國人，然武夫安識前言往行，蓋理之所在有不約而同耳。

烏江項羽神

和州烏江縣英惠廟其神蓋項羽也，靈響昭著。紹興辛巳敵犯淮南，過廟下駐軍，入致禱，擲交數十皆不吉，怒甚，取火欲焚其廟，俄大虺見於神座，聳身張口，目光射人，敵駭怖而出，隨聞大聲發於廟後，若數百人同時喑嗚叱吒者，舉軍震恐，即移電東去，竟不敢宿其地云。郡上其事於朝，詔封神為靈祐王，邦人益嚴奉之。

二儒為僧

近世儒者絕意聲利、飄然遊方之外者有二人焉，饒節字德操，臨川人，以文章著名，曾子宣丞相禮為上客，陳了翁諸公皆與之遊，往來襄、鄧間，始亦有婚宦意，遇白崖長老，與之語，欣然有得。嘗令其僕守舍，歸見其占對異常，怪而問之，僕曰：守舍無所用心，聞鄰寺長老有道價，往請，一轉語忽爾覺悟，身心泰然，無他也。德操慨然曰：汝能是，我乃不能，何哉？徑往白崖問道，八日而悟，盡發囊橐與其僕，祝髮為浮屠。德操名如璧，僕名如琳，遍參諸方，陳了翁、關子開兄弟皆以詩稱美之。至江浙樂靈隱山川，因掛錫焉。琳抱疾，德操躬進藥餌，既卒，盡送終之義。後主襄陽天寧夏均父（倪）為請疏，其略云：無復挾書，更逐康成之後；何憂成佛，不居靈運之先。又云：豈惟江左公卿，盡傾支遁；獨有襄陽耆舊，未識道安。時稱其精當。德操自號倚松道人，所為詩文皆高邁，號《倚松集》云。吳元中丞相之弟名敘字元常，亦能詩，有「水竹清瘦霜松孤」之句，除南京敦宗院教授，未赴，忽棄宮為僧，法名正光，歷住萬年、國清諸剎，晚主衢之烏巨寺。一子亦早天，其婦守志不嫁，光年益老，感疾，婦必躬造飲饌以進，積久不懈。後元中丞相薨，當家無人，其祖母韓夫人奏乞元常歸故宮，詔許之，元常迄不就，

凡住名刹四十年而終。

天生對

前人記「崔度崔公度，王韶王子韶」，以為的對。紹興中馮侍郎（檝）、羅侍御（汝楫）在朝，或戲為語云：侍郎侍御檝汝楫。無能對者，時范檢正（同）、陳檢詳（正同）俱為二府掾屬，徐敦濟（康）續云：檢正檢詳同正同。時以為天生此對也。

唐重氏族

唐自太宗命高士廉等撰《氏族志》，本惡山東人士，崔、盧、李、鄭自矜地望，乃更以皇族為首，是亦自矜隴西著姓也。然魏征、房元齡家皆盛，與山東諸族為婚，由是舊望不減。至顯慶中許敬宗等又升後族為第一等，於是益尚門閥，諂諛之徒不稱人以官，而呼之為郎，猶奴之事主，蓋當時門地高者以此名為貴重。宋廣平呼張易之為卿天官侍郎，鄭杲謂宋曰：中丞奈何卿五郎？宋曰：以官言之，正當為卿，足下非張卿家奴，何郎之有？楊再思為宰相而呼張昌宗為六郎，安祿山兼三鎮節度使而呼李林甫為十郎，裴坦之子勳至呼其父為十一郎，明呈不以天子為貴，而自呼為三郎，當時獻《五角六張賦》者，亦呼其君為三郎，流弊可駭如此。